

江山3名少年入选国家雪橇项目训练营 风驰电掣,逐梦“冰上F1”

本报见习记者 林 霄 本报记者 于 山



国家雪车雪橇中心“雪游龙”(资料照片)。

新华社发



刘浩宁(左)、毛益淋(中)和徐铭娟(右)进行上冰训练。 拍友 刘振生 摄

测试。

和坐过山车一样刺激

去年10月,3位同学在周杰的陪同下前往北京,一起参与选拔的还有来自黑龙江、辽宁、广东、山东、陕西、浙江等地的运动员,共36人。

选拔测试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,主要测试运动员的体能和适应能力,

有25人获得了上冰资格,3位同学都名列其中。但第二阶段,才是真正的冰上选拔。

雪橇和雪车、钢架雪车项目并称为“冰上F1”,正式比赛中,雪橇最高时速可突破130公里。光滑的冰面,没有护栏、没有绑带,每一次进弯、出弯都是勇气和技术的双重考验,碰撞是常态。“一旦发生碰撞,调整不及时,就是连续不断的碰撞,甚至可能人车分离。”3位少年

说,但被问及“驾驶感受”,他们都表示不害怕,反而很享受,“和坐过山车一样刺激”。

有一次上冰训练,徐铭娟因为在出弯过程中没调整好角度,人橇分离,撞上了冰面,尾椎骨轻微骨折。要不要休养?接下来的测试怎么办?休养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选拔不能继续进行,将被淘汰。“好不容易到这一步了,就这样放弃,太可惜了。”徐铭娟最终选择了继续坚

持。在营地教练的指导下,她在尾椎处垫了柔软的棉垫,尽量减缓碰撞带来的冲击力,避免二次受伤。

经过不断练习和尝试,3位同学渐渐找到了感觉,虽然碰碰时有发生,但小伤不足以浇灭他们学习和尝试的热情。

除了技能、伤痛,气温也在考验着运动员。“去年10月30日开始上冰测试的那一周,北京平均气温0℃,冰道的温度

在零下10℃。”周杰说,孩子们每次从终点返回起点的时候,只能穿着一套薄薄的训练服。

去年11月28日,雪橇项目训练营的青少年名单公布,3位少年全部入选。

加速,再加速

坐上雪橇,刘浩宁深吸了一口气,紧紧盯着前面的指示灯。

绿灯一亮,他手一发力,雪橇获得了初始速度。他迅速找到最佳状态,躺平,手臂收于橇内,雪橇逐渐加速。直道加速、进弯、出弯、冲线,短短几分钟,一次冰上雪橇训练就完成了。

去年12月21日,入选雪橇项目训练营后,3位少年开始了新一轮上冰训练。上冰当天,北京气温骤降,“雪游龙”赛道的气温达到零下20℃。白茫茫的雪落满山头,远远看去,赛道就像一条白龙。运动员们认真训练,得到了教练的认可。

姿态是训练初期的必修课。躺下后,什么样的姿势是标准的?弯道里,脚应该怎么放?姿态的把控和调整又该如何熟悉?教练员针对运动员的训练逐一分析,展示规范动作、解析错误动作,通过手绘的方式帮助运动员理解。

今年1月5日,运动员们迎来了新挑战——坐姿出发改为躺姿出发,雪橇的最高时速提升到85公里。

2月22日,寒假后回归训练的3位少年在3天恢复训练后,站上了新的高度——训练赛道达到了9个弯的长度,相较于去年12月延长了将近一倍。同时,最高时速再次提升,达到97公里。

速度的攀升,进一步考验着3位少年的勇气和胆量。“虽然速度不断提升,但我始终专注于自己的训练状态。”刘浩宁说。

加速,再加速!雪橇比赛的计时要精确到千分之一秒,胜负只在毫厘之间。属于3位江南少年的雪橇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他们风驰电掣的速度,也是追梦的速度。

一家面临困境的残疾人艺术团被浙企全员接收后焕发新生

脱下工装舞翩跹

本报记者 陈 醉 肖译文 共享联盟·余姚 劳超杰

一个艺术团和一个制造工厂能擦出怎样的火花?

中午休息时间,宁波舜韵集团有限公司3楼的“舜韵员工之家”排练厅里,悠扬的乐声倾泻而出。31名员工鱼贯而入,工装一脱,翩翩起舞。

排练厅的一角,有人不断用手语指挥节拍,透露了这群舞者的不同寻常,他们基本是听障人士,平均年龄二十六岁。

3年前,这31人曾是北京一家艺术团团员。因疫情演出锐减,艺术团陷入困境,宁波爱心企业舜韵公司伸出援手,把31人临时接纳到工厂。

经过磨合,这个残疾人艺术团终于找到了与工厂共生互助的模式,艺术团也有了以企业子品牌为名的崭新“身份”——“健九鹤圆梦艺术团”。

给艺术团托底,浙企伸出援手

回忆起数年前,艺术团团长、残障歌手于冰湛仍五味杂陈。2019年疫情来袭,演出行业全面停滞,他们的演出量断崖式锐减,面临散伙的窘境。

“我在团里20多年了,要是散了,真像蒲公英一样,很难再聚起来!”身为艺术团里的“老人”,于冰湛忧心忡忡。他没想到,转机很快就出现了。

一个偶然机会,舜韵公司董事长姚国祥在朋友的引荐下,到北京观看于冰湛所在的艺术团演出,年轻人脸上绽放的那份自信、阳光让姚国祥动容。后来,听闻艺术团的窘境时,他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我们工厂愿意全员接收。”

就这样,于冰湛与姚国祥联系上了。“残障舞者本来生活就不便利,平时依靠线下商演来维持收入,没有演出,梦

想也会中断。我就想着给你们托托底,来厂子里先干点简单的活,每个人每月发5000元保底工资,等疫情结束,你们又能重新回到舞台。”姚国祥的话,让于冰湛的眼眶红了。这意味着,宁波这家企业每个月需要实打实拿出十五六万元钱。

于冰湛后来才知道,舜韵公司的爱心由来已久,他们一直在陆续招收残障员工,目前已有160多人,占员工总数的28%左右。

就这样,一辆大巴车载着31个人,从北京出发直奔舜韵公司。于冰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坦言心情是忽明忽暗的,上工厂车间生产线,是一条他们不曾走过的路。

整理出排练厅,让舞者再燃激情

当大巴车稳稳停在舜韵公司门口时,艺术团团员们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起初还有点紧张,直到公司送来工装,大伙嬉闹着争相试穿,还互相调侃点评这副“新扮相”。

舜韵公司是一家生产电子元件的企业,他们给这批特别的工人量身定制了最容易上手的生产岗位——线束组装,但企业很快发现,对于习惯一天8小时练舞的人来说,“静”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团员们一个个坐着装配线头,但他们的身体像和着音乐一般,不时会扭来扭去。

经艺术团里的手语指挥帮助翻译,26岁的曹可心用手语告诉记者:“一支舞蹈,跳个两三遍,我保准一个动作都错了,可这一根根线头,咋就那么难记?”当初,曹可心一坐到车间里就一脸不高兴,这个河北姑娘长相文静,刚进团时还



艺术团在“舜韵员工之家”排练厅里排练。

拍友 徐继伟 摄



艺术团在余姚龙山剧院公益演出。

拍友 徐继伟 摄

是个舞蹈“小白”,但好强的她凭着勤学苦练,登上了“女一号”的宝座,曾两次出访美国。可这次,“学霸”也很受挫。

舞蹈就是残障舞者与世界的沟通,演出是最重要的载体,脱下舞衣,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寂静的无声世界。曹可心很清楚自己心绪烦躁的情绪源头。“虽然厂里没要求,但我们拿着工资,总得干好这些活。”那段时间,他们团员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互相鼓励、点赞。

曹可心没想到的是,他们的情绪,舜韵公司看在眼里。舞者的生命属于舞台,梦想在舞台,激情也在舞台。“舜韵员工之家”有一个多功能厅,姚国祥专门安排人手进行整理,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排练厅诞生了。他告诉大家:不要放弃排练,要着手准备成立新的艺术团。

慢慢的,曹可心开始期待每天上班,因为厂里有她最喜欢的排练厅;慢慢的,插线的工作似乎也不那么难了,团里几个小伙子的产量竟赶上了厂里的熟练工,工装与舞衣的违和感,正在一点一点消弭。

编排新舞每月演出,艺术团出名了

每天,32岁的单腿舞蹈演员小余总是第一个到排练厅,音乐一开,一条腿、一根拐杖支撑着他完成所有的旋转、侧身、转圈、倒立……为练习一个高难度动作,他不知道要摔多少跤。

等其他团员陆续到齐时,小余早已汗流浹背。

“小余,又偷偷加练呢?”于冰湛走上前,拍了拍小余的肩膀,亦如往常。但这天,小余突然转身叫住了于冰湛,凑近说:“我寻思着,不管有没有舞

台,我们也要编排新舞蹈!”这想法与于冰湛的思路不谋而合。来到余姚,他们接触到四明山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,就想着以革命战士为原型进行创作。两人越聊越起劲,这想法得到了姚国祥的极大鼓励和赞赏。

很快,新舞有了雏形,小余化身激烈战火中失去一条腿的战士,他拖着残腿战斗到最后,终迎胜利的号角,动作充满张力,感染人心。

“这是战士,也是我自己!”每次跳完一遍,小余总是很动情,他给这支舞取名《血与火的记忆》。舞蹈于他,也是重新“站”起来的腿。

曾经,小余非常热爱运动,12岁那年的一场车祸改变了命运。后来,一个偶尔的机会,他接触了舞蹈,以前运动累积起来的肌肉力量,恰恰成就了他在舞蹈中的澎湃感。或许也因此,他对舞蹈的投入比很多人更深。让他兴奋的是,《血与火的记忆》最终将他们送上了各大舞台。

梦想开始成真,一支支新舞陆续编排出来。去年,艺术团的舞蹈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全票入选杭州亚运会、亚运会开闭幕式暖场节目资源库,而团里的22位听障演员和1位手语指挥最终站在了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闭幕式的大舞台上。

如今,小有名气的艺术团除了开展公益演出,还常常收到演出邀请,他们几乎每月都有演出。

“以后,我们可以一边上班,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走向更广阔的舞台!”小余说,他们找到了舞衣和工装相融的方式。

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公益广告